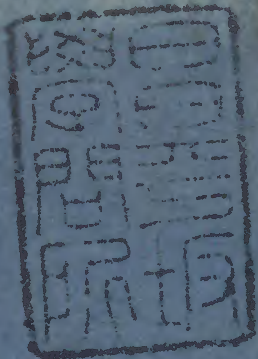


白沙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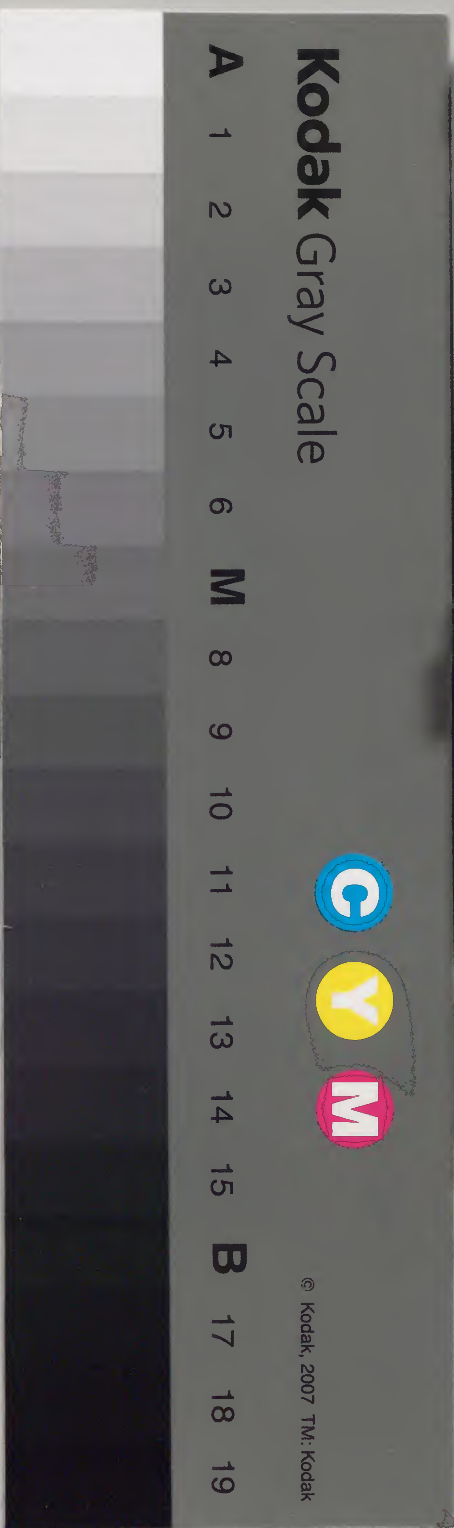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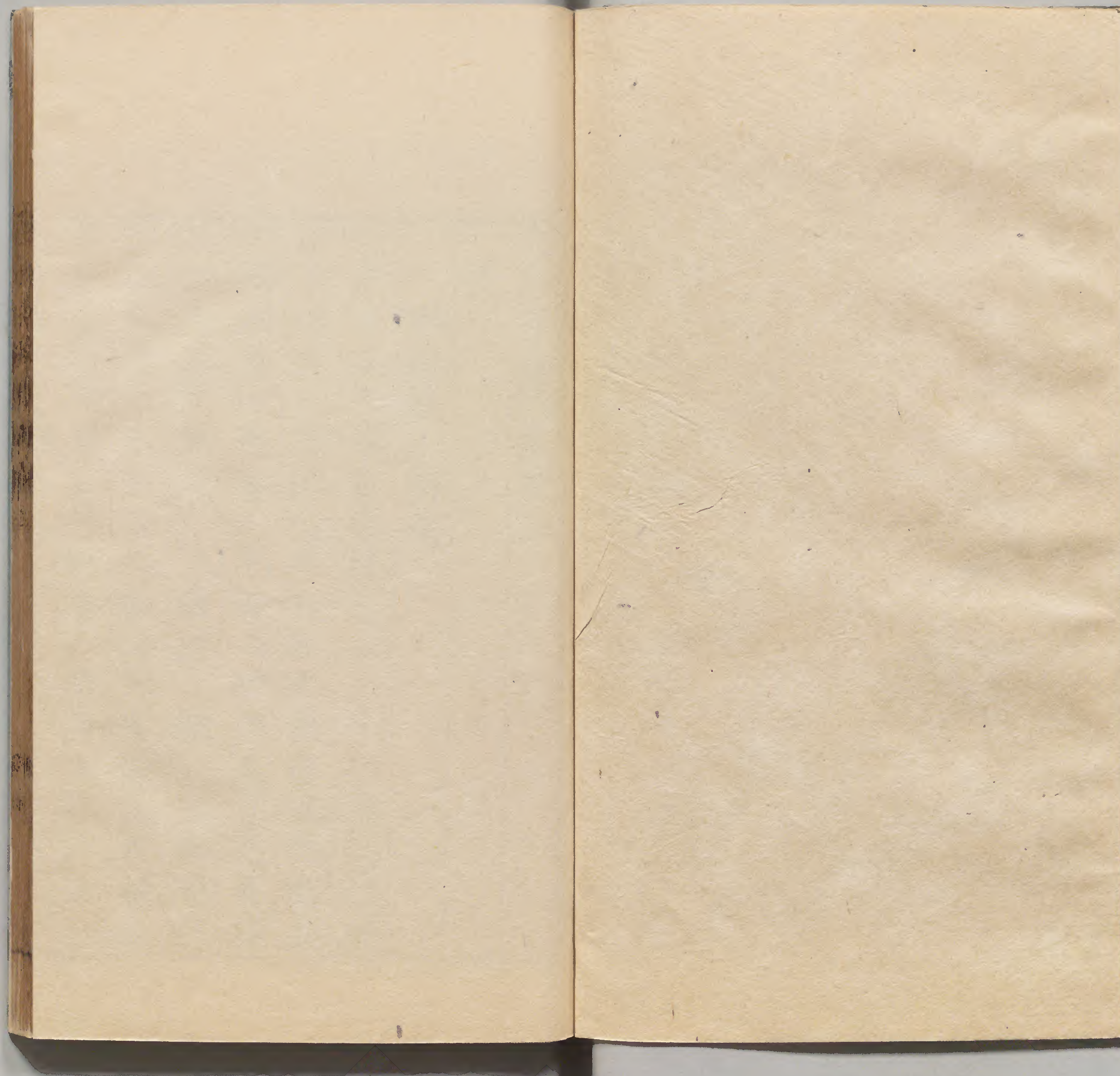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一〇三六〇	七五〇	六	冊
函	架	架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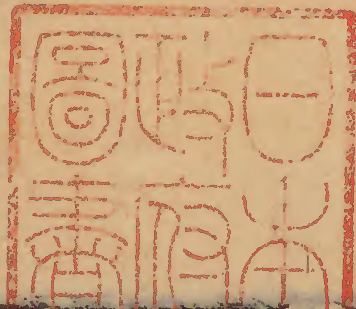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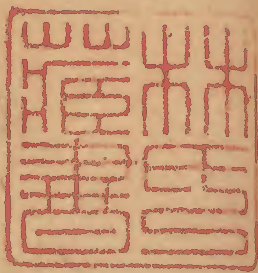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三六〇	一〇三六〇	漢	書
函	冊	架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360	
冊數	10 (4)		
函號	316	11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白沙子全集卷之三

簡

與陳進士時周

時周水菽之養自垂髫迄今三十年韓退之稱
孟東野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混混與世
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時周盖有之矣時
周別去益思時周平生履歷之難大畧與老朽
同而又過之求之古人如徐節孝者真百鍊金
孝子也頃歲有答林府主壽老母生日詩云有

淺草文庫

母年齡暮逢辰喜懼深多儀焉敢卻揣分故難
任錦段拈香拜仙醅洗盞斟獨慙非節孝未了
百年心因事惟賢寄不足於詞詩中發之盡矣
抑聞之子不私於親非子也士不明於義非士
也賢者審擇內外取舍之宜以事其親愛日之
誠而無不及之悔在我而已

與袁進士書

足下去青山登黃甲一旦取貴官如反掌人皆
華足下而不知足下之不樂乎內足下之心形

於書尺足下之辭甚直誦之揆之允足下之重
無是非可否得失足下一一具言之足下過於
時人遠矣時人或錚錚自許其不欺反出足下
下雖然足下慷慨自任不能吞炭爲啞以取容
於時則將大聲長鳴於仗馬間乎此非僕所敢
聞也緝熙坐青湖山三年矣德孚旦夕過我其
問足下也告之

復林府尊

順德令來辱書承以送東山先生序文屬之僕

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已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
觀當世未見有如此者僕所目擊序奚宜辭顧
僕平生拙學於出處語默有不容不致其慎者
不敢不告也僕於送行之文間嘗一二爲之而
不以施於當道者一則嫌於上交一則恐其難
繼守此戒來三十餘年矣苟不自量勇於承命
後有求者將何辭以拒之僕聞愛其人必欲其
美僕之辱愛於執事不可謂不厚獨於此偶未
之察耳伏惟執事終始此愛不強其所不能
甚幸甚有李某者嘉魚人近自其鄉來白沙其
人東山先生知之其爲文有氣采僕讓之慷慨
特達樂聞人之善而樂道之僕謂執事倘可以
此文托之乎然否惟命

與黃太守

聖天子即日命下拜端守黃公叅政病夫某聞
之喜連日病夫與公舊故能知公剛方有力能
集事使得高位以行其志以有聞于後病夫之
心公之心也能勿慶乎謹具羊酒菲儀帕一方

絹一疋以表下忱伏希鑑納

與張太守克脩

邇者修建祠宇墓亭各已有緒實賴仁者廣濟之力知感知感竊聞治郡以嚴令下而人爭趨之無敢後者向去買木人不知所裁木被雨漂流者民之負約者一切宜置之而以聞於左右夫利乃衆人所趨義則君子所獨萬一以我故干累於民非細事也告乞已之千萬之懇自茲以往更不發人買木亦乞明示該縣將來切囑切囑制中不他及

與丘蘇州

辱書知起處甚慰僕以疾病跼伏海隅比於縉紳往還中非平昔素知不敢輒上問多罪多罪承喻周翠渠守廣德有聲因記曩歲周侯贈賀克恭詩云黃門仙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周侯後以進士留京以書來番禺僕次韻戲之未及寄去周侯尋守廣德僕以不能默默而竊喜周侯之

有爲又喜先生能與人善益思周侯所以處於
克恭與僕之間其始終去就可不可之權先生
蓋未知之也爲絕句一篇并前次韻錄去以發
千里一笑

又

自閣下領郡去京師與僕不相見者五年矣閣
下宦業益進僕沾疾來凡百事不如昨今羸然
一衰氓矣常常思慕閣下然但意其在黃耳不
知其去而爲蘇也比者獲手教承先府君棄世

已久閣下復守此大郡豈無悲忻終闕吊賀不
罪不罪閣下秉好德之常性有成物之美意辭
氣所發藹然盛大如閣下之心達之天下有餘
也奚論一郡僕於是不能不一賀非賀閣下也
賀蘇之人得賢守使鰥寡孤獨者得其所也雖
然閣下不以行道自任而以養親爲辭僕於此
蓋又不能無疑也郡準古封建爵爲諸侯出入
備五馬之容刑賞行一郡之政邦之安危民之
休戚無不繫也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言不可濡滯也僕聞之君子之事親也盡其
在我者不必其在人者苟吾之所為不畔乎道
不愆乎義則其為孝也大矣祿之失得弗計也
閣下以為何如朱侯詩跋向何處批判幸飛示
僕在京時居仁嘗通一札但未識面耳梁石克
恭皆僕平生所深望便中聲意為感

與鍾地曹

所卜新兆形勢甚具穴甚的竊料其中當有好
土昨日所見止是膚淺處更宜深掘見之但不
及水泉儘深無害蓋土色美惡不同氣亦隨之
而異乘其美者則吉乘其惡者則否此可理推
不可拘泥葬法淺深之文如范越鳳云凡穴宜
及一丈外則不為草木之根所及其說亦似有
拘若掘止八九尺間見有好土不止則傷龍若
深掘而無好土則無如之何今限以葬隴宜淺
之說恐其下實有好土而或為浮面粗惡所隔
則舉全地而棄之矣可不慎歟程子以土色光
潤為地之美葬家以驗土色為辨吉凶捷法此

不易之論可以默會矣况此山來勢極是雄猛
必得融液之土方為全美亦不可草草也

與林春官

辱書久未謝今者寄到手札并手扇二握仰
來忱可勝愧感閣下以六品之秩居部官非祿
仕明矣要能脫外榮樹立功名天下共責望况
於僕者哉僕非不願為此顧無閣下之才與閣
下之位矧今髮日就種老遂病來病與懶遭於
世間凡百事脫落盡故於左右期之耳承諸公

起居甚慰周先生為廣德得人心稍稍前此立
蘇州書來亦謂如此可賀可賀往者京師與廣
德步月閑談異日或出或處必相料理今日閱
此締罷因記木蘭溪上浣青衫之句不覺呵呵
遂成拙詩梁石終為廣德州木蘭溪上水空流
詩中往昔三人共海上如今兩鳥囚給事易為
清靜退山人真脫網羅愁如何皂蓋不歸去應
為蒼生未肯休以為使廣德及克恭輩見之當
發一笑故併錄奉左右倘達之諸公亦足當一

白
簡也

與吳惠州繹思

僕腐儒也生嶺左四十又七年矣乃無以自見於天下頃因一二輩流妄加推讓於有所不爲之中置賤姓名焉執事從而齒錄之乃不自矜重具酒與幣勤一介於千里賜之手札而問焉僕何足以當此慚慚悚悚然僕之所以不辭於執事非昧於自度辱執事使也徒欲以廣執事之心使天下稱執事者以執事爲有禮且曰執

事於不賢而譽且禮之况其所謂賢者乎亦昔人請自隗始之義也郡大封也太守大官也當風化未還之日獄訟日繁幸而主者不敢怠於其職疲神竭知夜以繼日孳孳猶恐弗及如此者今之所謂賢守也執事光明磊落優游而敦大規模氣象迥異常流使勤於聽訟矣而又不遺其本焉此僕所以乘風而知慕覽幣而弗辭其心盖又有激於此也若夫君子進爲君退爲親進退可否之機執事研之熟矣僕何敢仰疑

於萬一哉使回并此布悃不罪

與汪提舉

弘治戊午
月九日作

白沙陳某啓千里一緘由辭以得意足下垂愛
之至非尺牘能盡章何德以報之承示近作足
見盛年英邁之情大抵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
先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今之言詩者異於
是篇章成即謂之詩風韻不知甚可笑也情性
好風韻自好性情不真亦難強說宰相與勉之
知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求之在我毋泥見聞

優游厭飫久之然後可及也人自海南來者稱
足下事功之偉既從事至益聞所未聞足慰翹
企雖然局於見聞者未必知也如修古等作誠
美矣人徒知慕修古之名抑孰知修古之實之
著於今日者何如也觀往可以知來一真一切
真得其門而入者無遠弗届也慕竹記文章心
許之病未能耳足下欲顯其親於無窮豈專待
是耶白洋真境想像不來別紙塞命良慕高尚
耳不多及

又

足下事功之奇襟韻之勝安得一寄目於冷香
以盡作者之妙今之畫圖能令武夫俗吏見者
莫不鼓舞稱快况吾人哉雖然非病夫意也病
夫何足以當之足下以是心求進於古之人庶
乎無遠之不至矣嘉賦不一照領錄來諸作每
讀一篇輒欲奉和而病未能慕竹記文大書表
墓均之未可牽勉小詩四首錄於卷中徒於阮
從事過江門一次依准還海上耳高明必能
之李世卿期我於朱陵沈督府書來問行張東
所已辦一杖雙屨隨我顧今病勢尚未可動餘
無足道者

與顧別駕止建白沙嘉會樓

執事未有不以公務而止弊邑者今日之事欲
為名教樹無窮風聲於後代而姑托始於僕以
為之名伏惟按治廣東侍御熊公揭名嘉會選
能集事一人使相地白沙問於我府主林先生
以得執事遂盡聞於我藩憲諸老先生倡斯和

之興一役而衆論攸同舉一義而多士知勸百
餘年間嶺海之內未聞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顧
僕何人俾以虛譽濫竽斯會區區不勝感激愧
悚之至執事以才識卓異見重於時諸公誠信
而委之僕愚以今地方多虞民苦力役斯亭之
建雖以賢別駕主之然寸土尺木不無勞費在
民願執事再加處分以復按治之命苟可已之
不但紓民之力而負且乘之譏亦且不及老朽
以貽玷諸賢尤見執事相愛之至也幸甚幸甚

又

山樓小構清白俸餘之助得之公不以愧謝士
誦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此僕所以每受賜而
每不辭於公也雖然厚德不可以不報尚友古
人永矢一心進以禮退以義不受變於時俗近
之則可親遠而望之益光此僕所願望於公如
是若徒以身為溝壑無所規益舍已循人與時
勢上下非僕之志也鐫者偶有所適碧玉樓詩
刻俟後寄所示從吾先生送張巡檢詩何不類

平生之言也分惠諸兒輩及諸士友曆日分付
一一感公盛德并此為謝

與余通守

某啓今日里長付到黃曆五本前此寄來鄉試
小錄一本具有封識已一一驗領疊辱台貺豈
勝榮幸某本田野之人濫竽士列允於公卿之
門惟知尊敬盡禮而已不敢隨衆奔走以負其
初其有賜於某者既於家中拜受更不進謝
炤亮不具

復胡推府

辱書英特不群之氣溢於言外而其中耿耿欲
與世抗尤於詩焉見之前數日托倪指揮送去
手書弗及想未達也承以得卑官為喜古之善
處困者如是雖然未若忘之愈也忘之都無事
矣詩本溫厚和平深沉婉密然後可望大雅之
庭執事之作其果近之乎如其未近則當易故
求新增其所未高濬其所未深然不獨作詩為
然也卧病餘旬不能舉動感茲遠別又重違左

右強勉數紙不能佳也不審何日離省區區馳
戀之私想能亮之書墨并此謝

與左知縣

章啓頃者欲留一飯爲他客所併別去匆匆一
語不能究至今惜之黎生來辱書無多既硯石
之可尤爲難得昔伊川先生以一詩酬王佺惠
藥傳之至今明府善爲邑使百姓歌之老朽雖
不習於辭尚能爲明府執筆作循吏傳傳之天
下後世以爲美也明府寧不許我耶瞻奉未涯

謹奉啓不宣

又

昨來枉顧老夫胸中又著一左明府矣由鄧生
之言知明府遺愛仁化已多今者隣封得此賢
牧幸甚幸甚老病林下每聞四方郡縣得人輒
爲生靈喜况目擊其人乎公程還日過白沙少
留片餉細話平生志業以慰老懷是所願也

與順德吳明府

頃者從事至辱書貺爲感適姜仁夫在坐不即

裁答仁夫說足下縷縷去歲首夏李世卿過白沙至臘初始別閑與論一時人物世卿亦以後進之才稱足下章於足下所存不待書而悉也念昔蒼梧之會潦畧幾於失君矣顧今乃蒙不鄙瞻望清光於咫尺得非幸歟章衰疾不出足下拘於官守未有相見之期惟當洗耳林下以冀僂壤頌聲之來足下將不以循吏之事讓古人也

又

出處語默咸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以張梧州先生與獻臣近日所爲章皆未得其詳不敢懸決是非俟面盡

又

梁生至辱手書具審被誣事今已釋然甚慰明府惠愛在民民以是報何耶几天損之來吾無以取之可以言命矣唐中丞稱潘時用之賢悼鄒汝愚之死小抑大扶朝低夕昂張梧州之於督府皆可謂知己之遇夫復何憾承一一示明

府豈徒羨彼者耶陶邦伯才能集事威能禦暴
便可當一面之寄其它未敢輕議大抵用人不
求備議者謂中丞公人物一大鑑治百鍊之則
真金出焉順德小邑治之不難而有難者其誠
乎誠則不言而民信無爲而化成觀於明道先
生治縣則可知用智之不足貴矣承下問不敢
不盡明府以爲何如

與趙明府

平後山碑文僕已謝於陶公非敢有愛於言也

夫文以紀功必書首事主後山之役者誰乎今
秦公已去存者兩府皆非知僕者也孟子譏未
同而言此豈止於未同而已耶一二十年來僕
與人爲記序等文多不過十數碑而已爲陶公
者半之謂僕於公有所擇於言乎必不然矣司
馬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先生
不對公曰出於子口入於光耳何害伊川終不
爲言之語默要自有當也若不問可否惟以相
與之密而責之言伊川爲不忠矣僕廢退之餘

恐收斂之不謹以取罪累實非有他也惟執事
亮之

荅陽江柯明府

頃者有胡秀才來謁白沙能道執事志行之美
章多病心出於執事無一日之雅聞秀才言爲
之動容起敬已置執事於東南十郡內賢守宰
之列所謂生而民愛戴之死而民俎豆之以此
期待陽江而注仰之久矣蒙辱手教承已表識
張太傅墓又於墓前構祠祀之與厓山同幸甚

幸甚以今觀之執事所作皆風化首事尋常只
是簿書俗吏取辦於目前耳何嘗望見陽江脚
板耶祠記某當作昔聞秀才言執事表墓建祠
某已心許執事矣顧今拙病未能脫體少延歲
月爲之未晚也病倦不能具大狀使回聊此復
餘不一

與任明府

昨蒙枉顧感感一談之頃愧又病未得脫體精
神不能自達愧負何限雖然造次間已覺明府

英邁之氣出於人上者可畏可喜異時當爲賢
宰牧有聞於天下後世新寧之民一何幸歟今
日又蒙多貺之及感忤感忤以新作之邑遇新
除之令凡百政令皆自我出未有壞於前者事
機之會如此亦可賀也老拙以爲天下之事成
之惟在威信威信一立無事不可爲苟無威信
則無其本難乎其立政矣明府裁之病倦執筆
匆匆不究所欲言謹此布謝而已惟照亮幸幸

與曹知縣

執事去新會二十年矣何由復見執事日侍貞
節堂延接四方賓友與言昔者土木之興衆工
一日具舉執事悉心於名教常在目雖不見
猶見也堂成而執事解官堂今存而老母下世
俯仰今昔情如之何恭惟執事才足以立事勇
足以行志而竟不爲世用或云見曹長官於京
師或云退而家居慷慨如平時欲致一書慰執
事無可托者男子蓋棺事方定士所遇有時焉
耳鮑叔有聞於後代以其能真知管仲也雖不

仕齊有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鮑叔賢之烏乎
世復有斯人乎執事以某之言爲然則凡世所
汲汲而後見者皆不足以望執事亦非所以厚
執事也李世卿還嘉魚輒此奉候粗布二端表
遠忱制中不多及

與梁知縣

三郎回能道漳平初政甚慰懷仰居下而能獲
乎上事功將日大聲聞將日著可賀今之從政
者豈必盡如古之人但髣髴其一二世必以良

吏目之矣又能始終表裏無間將來必大有可
觀幸卒勉之老拙之望也比者小廬山塋封粗
畢遠煩致奠哀感可涯竒娘子母計各安好漳
平風土想與此間無甚異惟善調攝勿令生疾
惠絹感感耳邊常得好消息不用寄物也

與鄺知縣兄弟

丁明府彥誠今之良宰官也遺愛在邑邑人思
其德欲爲廟以報之此義舉也吾輩當爲之倡
今附去疏文一首幸留意富者多助貧者一錢

勿棄大要見此舉報往勸來出於民心之公庶
幾光明正大可以傳遠今卜地在白沙里社前
與嘉會樓相望亦其平生所樂遊之地留題真
蹟尚在壁間吾知其必享也

與林郡博

先生
門人

近連得緝熙兩書烏乎尚忍言哉平湖別家踰
十年官滿來歸不見仲氏見母夫人豈非幸耶
再如京師謁選未及一載歸哭几筵前有就祿
之請而人見疑後有終養之圖而母不待且母

與褒之恩孰重章謂哭子之愛尚可割哭母之
恨無時休不肖孤不丐先帝之仁寧免終天
之憾耶緝熙孝稟自天豈無念母之誠因斗升
之祿以求便養無難處者特於語默進退斟酌
早晚之宜偶欠一決遂貽今日之悔而世之議
緝熙者多矣當是時雖使一恒人非沉酣利欲
得已不已者處之亦必不能不為之動心而變
色况賢者乎自茲以往緝熙其皎潔磊落不為
混混之迹所以慰慈靈於地下而解群惑於當

年如毛義焉可也若不理會此處則大錯雖二十
四州鐵打不就矣素辱厚愛計必不見訝是以
盡言之定山近日之出誰實啓之其意云何希
垂示江西來日者未過白沙銀瓶嶺合塋只看
年月利否餘不用問人憂病中未由奔慰謹奉
疏不盡欲言

又

子逢家人至得書具審太夫人以正月六日祔
于竹齋府君銀瓶嶺之墓褒亦祔焉為慰是月

三日章亦奉遷先考墓于小廬山與先妣同處
日者云是歲官交承之日百無所忌遂用之居
喪不能免俗多此類也君子所以報其親蓋自
有其大者顧吾之所立何如耳來喻知孔而不
知毛老朽所望於賢非歎此翁明年滿七十世
寧有七十老人發狂著書與故舊作炒也有言
無補於人之不足託於靈龜以正朶頤而不知
止耶李世卿自嘉魚來與湛民澤往遊羅浮今
殆一月矣未知所得何如老朽亦欲深潛遠去

白以三全集 卷三
為終老計此間民日變為盜地方多虞白洲李
先生為卜地於省城破數百金古人之事不意
今復見之顧今暮景所以落莫耳目之用不息
事隨日生委餘齡於尋常喧囂之境恐卒不能
成其美未易裁也歲首白沙嘉會樓成白洲李
先生遣人走定山求記比得南京李學錄書中
問報莊驗封以去秋八月履任尋得疾卧家至
冬間發此書時已聞定山將出謝病未審然否
想欲知故及

又

碧玉樓上聯句云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吾
以待時之人可也聖人不為也吾以待門人子
弟不已薄乎有不得不然者免怨而已緝熙抱
耿耿于茲幾年今發於此適有客及門求見不
暇詳荅然大畧具矣如何如何

又

遠闊日多忽枉來問不啻如珠貝之入手也亡
兄不幸早世十月在殯後此尚二十日始克就

寔積痛成疾章不足念如老母何承少寬之喻
伏紙摧咽頃者與子逢書中間一二近况與悼
秉之等詩想次第經目矣餘非面莫究主考闈
藩令譽藹然可賀可賀傳聞鄉試錄好文字想
皆出總裁之手恨未及見耳別紙見示奏草此
事在今日不言而去揆諸易果不當歟夫以無
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老孺人
之旁計未能猝離而平湖之旆亦難久留不審
何以處之區區注仰之私與月俱積錄近作一
二見意早晚能一過白沙否耶景雲如桂陽去
返張憲僉日夕至學景易惟課訪是急諸姪營
塋事往候無人惟加照

又

承諭進學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病卧在床
忽得此柬讀之慰喜無量自不覺呻吟之去體
也終日軋軋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
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
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霸

柄入手更有何事。徃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袞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茲已徃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病中還答不周言多未瑩。乞以意會。前此所諭命之理以下數段亦甚切實有味。愧不時復草席香各領賜感感。

復梁二教伯鴻

尹秀才至辱書。兼拜汝帖之貺。感感足下病不能任官。貧不能供母。迂不能入俗。直不能干人。足下持此子子何以度世哉。承欲挾卜以遊。足下設言之以自遣。耶將仰給於是。如昔君平之

為耶頃者何廷矩在胥江開卜肆竟無一人售者足下聞之否耶此非愚慮所及足下善自謀之無令古人笑今人也顏淵季路皆可師法聞足下有少田業勤耕而節用可以不死雖其旨之奉不足亦士之常分揆於道義無不安也舍此而他圖心日勞而困日甚足下其如命何哉人還匆匆聊此復不能悉

與湛民澤

先生門人

來喻與拙裁意不相涉無恠乎前此之多言也

久居於危不在仕止之間蓋嘗兩遭不測之變幾陷虎口矣不得已為謁銓之行所以避之非出處本意也吾子其亦聞之否乎平生故人朱少保李閣老潘待詔徃徃寄聲以不能去離此邦為懼假令見幾而作當不俟終日遑恤其他特患不得其時耳康節詩云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然則百年之遇宜未有今日所恨子孫世家于越老朽亦欲為後人立少基緒使可傳也目今要建幾祠宇修幾墳墓政恐

白少子全集卷三
小祥在轉瞬間若更因循措辦不來更一轉瞬
大祥至矣吾事不了奈何奈何憂病相持歲云
暮矣安知其終不汨沒於塵土耶區區可疑者
吾子其深亮之

又

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平
置足其巔若覆平地四顧脫然尤爲竒絕此其
人內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
遊八極未足言也承羅浮之游甚樂第恐心有
所往情隨境遷則此樂亦未免俗樂耳黃龍朱
明不可居吾之此心已在祝融之上矣吾非厭
近而求遠顧民澤何以處我耶世卿錄去近稿
二幅可以代面語不具

又

碧玉樓卧病踰半月忽得手札讀之喜甚遂忘
其病也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
也才覺病便是藥也眼前朋友可以論學者幾
人其失在於不自覺耳近因衰病精力大不如

前恐一旦就木平生學所至如是譬之行萬里
之途前程未有脫駕之地真自枉了也思於吾
民澤告之非平時漫浪得已不已之言也倘天
假之年其肯虛擲耶附去藥錢一百煩手丸寄
渡子回景雲在病也

回祝主簿

未拜一顧之勤此貺疊至皇恐皇恐閣下以至
公待民使一邑受賜則惠之所及廣矣豈獨某
哉夫公必有養而後能某於今日之賜不敢不
受亦不敢不讓所以廣閣下之庶以養公也僭
率不罪

與寶安諸友

章衰矣齒髮日變于舊亡兄屬續之初老母哭
之欲絕積憂之餘面足俱腫由某獲罪于天不
死延禍同氣以上累于高堂痛徹骨髓如何可
言諸君不遺老朽慰之連尺撫狀不勝悲哽傾
感之至子逢別紙具得平湖履任之詳可歎可
歎彭澤不折腰於督郵平湖不屈膝於當道樂

則行之憂則違之古今一揆也數日前閱甲辰
舊詩改贈平湖章云偶從道路得行藏南北東
西又此鄉滄海一身堪自遠平湖數口爲他忙
江山舊宅香株老籬落西風荳角長小與先生
分出處扶留窓下細抄方又改次章頷聯云到
手閑官如處士從頭詩卷又江湖去秋與張進
士唱和絕句云不求老馬在長途誰道乾坤一
馬無伯樂未來幽薊北憑君傳語到平湖諸詩
謾爾豈遂爲之兆乎諸君其亟椽欖山之室而

川之歸無日矣景易今秋不免隨俗應試非得
已也家貧不能日給無可仰干於人一也祖母
年高氣衰悼徃憂來懷抱作惡希得一解可以
慰解二也是兒賦分已定責之以越常之事必
不能堪三也功服不得科試程子據禮言之當
如此亦古人常事耳在今日可以望於賢者而
不律衆人也若曰祖父喪在淺土雖服已除亦
不應試此又過今之人遠甚子逢自量力爲之
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爲之而力弗逮反暴

其氣矣秉之在獄安否禍變之成非一朝夕今日之事不知秉之平生費多少麩蘖醞釀來也為我謝平湖秉之雖窮使其心觚翰如藏用輩低徊於里塾寧有此惜哉

與鄧勝之

勝之足下自頃歲寒舍一話別去未嘗忘但懶作書耳春初聞太夫人委蛻又闕一疏多罪多罪僕之心事惟足下知其無他則知僕之交於人者如是使世之知僕者異於足下幾何不斥

其簡而怒且譏耶足下勤勤于僕之意每見德乎與語未嘗不增戚戚於胸次顧足下之所欲為者其機未始不在我如足下亦何所不至慎勉之毋以畏難止也承枉陰陽家詎日等問僕不究其得失然大槩以為術家之書其說主於禍福故不直盡拘盡拘則害理聖人無是也吾徒作事宜何所法守聽命於術家之說而我無所可否焉僕竊為今人不取也小五星等書自地理家秘而不傳然其說亦動靜兩端而止耳

足下將求之不一耶反求之吾心以觀其會耶
抑徒寶愛其術而思藏其故紙耶足下欲之必
有其指不愛一言以慰懸仰幸甚幸甚

復李世卿

先生
門人

圭峯山靈相候已久何濡滯爾耶世情不可盡
徇盡徇則失已與諸鄉老龍興寺舍相對竟日
孰與置一榻於圭峯為足快也邑中山水白龍
玉臺最勝諸前輩有賦詠可盡收拾志中慎勿
留意拙作為世卿累也切囑切囑昨晚陳伯謙

過白沙出示與僧文定詩頗有援揀意不審聞
於邑主否封去某近作記文一首據拙見詞格
不古終傷安排不知世卿以為何如朋友間評
論文字在於求益奚事虛讓為讀畢還一字示
可否乃老拙所望於世卿者也

與賀諮

賀生秀才得生書把讀未半亟呼童子使召犬
子來讀之何生之言似乃翁也幸甚昔在長安
日過乃翁生時方毀齒能知兩翁意見輒呼曰

我老先生來矣坐則置生膝前撫生頂與乃翁
語至今岐嶷可想生猶畧記老先生面目乎味
生之言其志遠且大恨生不生南海又恨風疾
支離老脚不能及遠冀一見生容止接生言論
有疑相與對面折衷之何可得哉里生陳紹棗
行託以告區區禮闈之會可必否耶

答陳宗湯

先生門人

得宗湯六月十日書書中作字太竒老眼不識
服周讀之以告我耳丘侍御取道還閩過白沙

留語竟日獲聞考察事詳微侍御宗湯索我於
黃雲矣周憲長半辭之頃誣已信人洞見肺腑
二公爲天下惜人才公去取同此心也侍御尤
拳拳於桓溫問孟嘉之一語噫何愛人之無已
也宗湯念之一時交游東顧西覆民澤可期遠
到西望衡山神爽飛去然自去秋感疾迄今未
堪舉踵餘亦無足觀者所須縣誌謾徃一冊世
卿爲此書蓋亦自以爲未足云

與周文都

先生門人

來喻具悉畜來始末前此未知也昨日簡中言
偶與之合耳然不害爲義也非子來死於道路
久矣度來之心不肯舍子而之我來若自計日
不違主之命是亦報子也吾斯納來矣來雖小
所以處於來大者存焉吾此心是也此心滌之
則明物澆之則暗此吾所以不敢苟於子也傳
曰以友輔仁

與梁貞

先生
門人

肺病外感則風內感則煩調攝之方莫先虛
秋舉逼人能置之否耶戒鄺珙之覆轍念老朽
之狂言惟在正

與羅冕

先生
門人

得五月十九日手書具審比來侍奉吉慶徒以
老朽旦夕往來于心憂之深言之切有如吾服
周者乎老病不勝喪賴諸友之助亡妣得安小
廬山之兆迄今塋封粗畢遣人去買藤縣木歸
建塋前小屋爲祭享之所立祭田使人守之孝
子欲報於親之心如此而已耶痛哉無可議者

矣溽暑不可處近遷上碧玉西偏病稍輕於昔
幸未即死吾子無爲老朽戚戚也官窶牛商云
於館中便畧此見區區不能悉

與鄭文吉

章之內兄羅經水母灣人金成之義主翁也內
兄存日窘甚棄其居第還車陂死無子遺二妾
女一居孀一在其室其困日甚今欲取來白沙
恃愛干瀆倘遇人船之便先令金成走車陂取
至廣搭附來白沙極感極感頃者市藥之費遣

人致之不及裁謝

又

金成役者借勞一日蓋有弗獲已者實恃知愛
瑣瀆爲愧外氏零替之餘一坏土賴以僅存雖
在鎮鈴吾敢藐焉公且隨力剪拂之不但金成
之德之也茶果盛惠前此藥資感感不別裁謝
山茗二裹表忱

與黎潛蕭倫

先生
門人

先妣不幸卒於今年二月十六日即日塋封甫

畢穴在小廬山圖新書舍旁某以衰疾執喪氣
息奄奄如賓客知舊徃來記一忘十間獨於潛
也倫也思之不置二生之思我從可知矣愛之
深言之切老朽何以答二生之拳拳發憤進步
一日千里

與趙日新

久不見生一日得生手書如語予館中不知其
在羅城也去白沙幾年味生之言欲再見白沙
而不可得甚矣生不忘白沙也憂病之餘泯泯
默默可爲他人言者念生忠信之人可與共學
然問之者未切告之者無序生雖有求於我其
何補於日用乎賓陽陳掌教可人也可一通之
餘不具

與太虛

太虛師真無累於外物無累於形骸矣儒與釋
不同其無累同也太虛尚能覓我於衡山否耶
別紙錄去舊稿試爲我誦之章非能言者太虛
豈俟多言哉

與鄭舉人

昔錢宣靖公推官同州有富民亡其女奴女奴
父母訟于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實貸於
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母共殺女奴罪應死公
疑其獄留數日不決錄事詎曰若受富民錢欲
出其死罪耶公笑謝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則
免富民父子於死知州以公雪冤死者數人欲
爲論奏其功於朝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
人不冤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
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錄事詣公叩頭請謝
公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僕每讀書見
此等事未嘗不歎息古人用意之厚而平生區
區所存亦未多愧頃因田土細故與足下有言
足下遽賜之手札辭亦費矣假令質成於官司
尺寸壤得未足爲喜而此事一白則直在已而
曲在人斯自慚耳僕非不願爲古人之高特事
有專主義不容於自遂惟足下亮之而已

與鄧球

先生
門人

韶廣相去未遠一問不通今幾年悵想無已即日蒼頭至辱手書并惠米布諸物且言雅履佳勝志業日新爲慰某奉母之外無他况惟益衰耳首夏湖廣嘉魚貢士李承箕世卿者過白沙甚聰明有文章留白沙數月不忍別去議論間頗覺有益恨足下不與同也眼中朋友求可與言者不可得世味之移人者不少大者文章功業然亦爲道之障爲其溺也足下苟有見於此幸甚幸甚章所欲告於足下者非尺牘能盡

與趙壽卿

蔡三兄弟欲求壽卿長蒨田耕住以舊於我佃故求通一言惟裁之不可則止亦無固必也謝伯倚近至白沙以前所托通好於李氏者委之唯唯可見人心所同也知之

與周用中兄弟

天地自然之利人得而取之何分彼我使諸子姪如老朽何所不讓使老朽如諸子姪亦何所不爭向義不如就利尚德不如用智朝三暮四

口與心違強之以其所不能則怨諸君豈不謂然乎今只以鄭明府所書券為實更不問其是非但據用中用到價銀若干老朽願償之如此既不獲罪於鄭又不負用中諸子姪亦可以釋然矣解紛之策莫過於此諸君其亮之

與李孔脩

先生門人

子長乳瘡當一場重病今脫然矣聞之慰喜賴朋友之助先妣得安小廬山之兆即日塋封甫畢三月而塋禮也亦時也始以吾為殯宮論者

紛紛今帖然矣寢食夢寐舉安事不揆諸道徒人言是狗奚可哉未有會晤之期惟加愛

與范規

先生門人

近有人自南京來承定山先生偶得右手足風痺之疾近雖小愈尚未脫然欲求養生之術非能用莫能盡之以此相托定山平生故人老而嬰疾可念可念能用定山之交亦不可謂淺淺者何愛一行如能用寄跡山水間去來自由自此至彼數千里坦途計日可到然亦不敢必蓋

行止非人所能頃來衡山之約如許又可固必耶專此馳問倘蒙金諾先乞飛示早晚湏一至精舍商量切望切望

與趙汝夔

即辰聞舜英護母夫人喪歸矣遠道無虞幸甚幸甚但未審几筵安在何處近來邑里中夜劫之盜橫甚可畏宜得一穩便處無水火盜賊之虞方可停柩此送死第一義君子見幾而作時義當然幸自裁之勿奪於浮議憂病中未由不慰想能亮之

與董子仁

前九月得周文選書知子仁久乞省家居多賀多賀又云在高亦養病歸或不可起不審此語何謂前此獲手教及克恭書感歎屢日凡百且置之勿論只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某奉別後更無他惟一味守此益信古人所謂自得者非虛語今幸老母粗康地

方無事日夕與二三友討論所未至亦殊不厭
惟有志者少薄俗振作尤難日邁月征良可憂
耳聞羅先生杜門廣昌張內翰會講西山克恭
闢書齋於後圃靜坐皆不以病廢學子仁何日
復京尚希一札以慰惓惓某自春間一病自汗
到今尚未脫體臨紙牽勉言不能盡惟亮察

與張聲遠

先生門人

久不得字去年託賀官人往一紙尚未卜沉浮
一別音耗便爾難得可歎可歎秋試捷否不足

憂喜謾欲知之耳時用子然容帝京忍寒餓二
十年爲母家不去誠亦可憫萬一了此心事不
東入吳即南走羅浮與兒輩下上四百峯頭采
蕨亦可供也謾思及之此日病正愈臨紙不復
一一

又

得正月十一日手書悲憤填紙幾不可讀平居
相與論議慷慨未始不以外生死爲達填溝壑
爲賢一旦臨大故不可堪忍之時尊卑疾病盈

室家無錢財作何措置况於東吳反壘水陸數
千計亦不下二十金所費將誰仰耶勢利風馳
朋友道缺昔人所能者例不可望於俗輩如某
一二粗知抑皆所謂旋渦裏佛不能掬落水羅
漢奈何奈何情切事違心邇人遠撫紙興懷徒
增悲忤惟亮察不具

與譚有蓮

比日家僮自貴里來承口諭欲爲小孫田議婚
以平卿之孫女平卿善士與古愚先兄游處亦
通家也幸甚幸甚第恐傳言或誤好事多魔於
是叩諸著得大過之豫蓋吉占也未審果如尊
意否夫量才求配聞之先賢計產許婚甚於流
輩疑孫疑未中東床之選世業恐重貽西隣之
憂是以未能釋然於鬼神之謀也專此馳白庶
幾爲是一來倘不以踈外見疑拱俟拱俟

與陳德禎

聞近被繫郡獄懸切懸切計今當道多明察想
不加害於無罪之人否泰數也勿過爲隕越人

不幸所遭有甚於此者亦無可奈何且安心順
命善將攝爲禱

復陳冕

蒼頭至得書承貴恙漸平復喜慰之至更慎小
愈以赴秋闈之選幸甚幸甚得失雖云有命然
便委之命亦恐未盡今一科所取士若干多備
數一時耳安可據以自比耶如莆中舉子多真
舉子與僥倖尋常者相去奚啻十倍如是而失
解誦伊川之言以自解可以無愧矣餘不悉

與舊生陳魁

生仰給歲月於鉛槧瓶無贏粟以畜其妻子年
幾六十益以疾病困以盜劫士一窮至若是哉
昨望見生龍鍾如東田老人稍就之疲頓與石
翁異者幾希然與之論舊事寫平生於我三沐
三薰之歷歷猶是也使我囊中有九還大丹能
反老爲童與生共之庶幾其成也可待生既絕
望於我矣我更望於何人惟日孜孜斃而後已
生與我皆然復何道哉復何道哉佃者還聊此

復制中不具

與容一之

先生門人

幾日不得至祠下眠食何如一之平時筋力倍予今云瘠甚則老者可知矣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旦夕欲見一之與論之不審力瘵乘竹兜子能一至碧玉樓否耶專此馳問惟自量

又

今日貴恙輕否老梁課好決定不死可無憂也昨晚手書與陶公勸勿建書舍未見報札爲此一事數日往來于心殊無好况章因多病厭苦人事決策往平岡朋友間多不省事多言平岡土瘠難望成田老母聞之遂阻此行奈何奈何此非不忠愛於我抑未知所以忠愛也平岡土雖瘠然便謂其終不成田則又踈矣天下豈有棄物而人欲爭者乎不信人之言眼前事所見徃徃如此可笑也何日可動到齋一話甚懸懸

也比聞足疾傷於勞而發由老朽故今思之但有慙負而已奈何奈何先妣墓即日塋封粗畢遣人去采藤縣木爲祭享之室使人守之立祭田求墓誌事皆不可缺又不知人子思慕其親而欲報之其大者安在耶困於財限於分蓋亦無可議矣近苦憂病相持無以自遣尋思只有虛寂一路又恐名教由我壞佛老安能爲我謀也付之一歎而已何日對面罄其所欲言

與馬貞

前日舟中與一之談及神理爲天理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神理之物非但不可戀着亦其勢終不能相及於我何有伯幹病至此當大爲休置縱未至灑脫地亦漸省得些撓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此覺悟神理日着非小益也老倦不能再省視令真福徃候以此能一開目否

與陳秉常

先生門人

辱書見勉勿斷酒肉扶養衰軀真情苦語足仍

白雲子全集卷之二
拳拳頃者賴諸友之助先妣得安小廬山之兆
即日塋封甫畢遣人去采藤縣木爲祭享之室
立祭田求墓誌事皆不可缺又不知人子思慕
其親而欲報之大者安在耶限於分困於財蓋
亦無可議者矣到京見定山先生潘時用姜主
事問我以是告餘不敢囑別紙所議禮想是但
老朽檢閱未得且置之病畏多言念吾子遠別
聊復此耳途次見東山劉都憲先生告厓山慈
元廟成甚完好因以先母訃告某在病不具疏

與崔楫

先牛門人

承示諸作見意思始者期民澤九月入羅浮四
百仙峯依舊見之但不在脚底耳來喻不忘在
學幸甚但恐進退未決不立背水陣終難勝敵
希說勉之歲月不待人也李子長落水羅漢吾
輩皆旋渦佛耶何故無一人救之豨蕪草果神
效當求識者致之感掛意某復希說秀才

又

某疏不意先府君奄忽傾逝衰病多遺不時奉

慰罪罪比日寒甚想孝履如宜棄禮從俗壞名
教事賢者不為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
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
存者也老拙所見多矣願希說勉之

與伍光宇

昨晚景雲歸具悉老兄動定某通夕為之不能
寐覺得老兄此病非止疾痛之為心害心寓於
形而為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
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為害而不知歸罪其心

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夫有所不平
然後爭爭至於忿斯不平之至而氣為之逆逆
則病生矣雖所致疾之由寒暑饑飽勞佚失節
居多而此之弗謹實吾自為之不可不知也據
景雲所說老兄於此一項罪過全未肯認全未
磨洗縱疾痛不積於此氣象所關尤非細故林
緝熙所謂怡怡之說殆亦忠告之言也盍深省
之否則未有入道之期也不罪不罪

又

賤軀夫養百病交集近過胡按察請教以心馭
氣之術試效立見驗但日用應接事煩不免妨
奪工夫不精今欲自五月一日為始以家事權
屬之老母非大賓客令諸兒管得及光宇未復
白沙借尋樂齋靜居百日有驗即奉還也光宇
決策往青湖則此屋亦須有分付某將來却是
東道非僦屋人矣呵呵

又

今晚叔貞兄弟過白沙適有客遠方來而賤疾

又作遂辭去晡時螟姪歸自南山具審此日遺
恙增劇皇恐皇恐天果無意於善類耶未可知
也陳后山之詩一時人皆不好獨山谷與坡翁
知之卒能行於世后山亦到今不死夫苟有可
恃雖死可也况未必死乎不具

與陳德雍

某啓清江之去白沙幾山幾水一夕恍然與德
雍先生葛中青藜相值於寶林拍手笑語坐佛
燈前促膝嬉戲若平生不知其在夢也及覺始

白沙子全集卷三
悵然若有所失即復閉目入華胥尋向來所見
一恍惚既不可得則又歎清江之去我遠德雍
今存亡不可知况欲與之握手耶某別後况味
如昨但年來益爲虛名所苦應接既多殊妨行
樂耳平生只有四百三十二峯念念欲往亦且
不果男女一大俗緣何日可盡雖云道無凝滯
其如野性難拘尋欲振奮一出又未能也德雍
老矣頗復能記憶寶林昔日之言否乎臨紙不
勝悵悵

與李德孚

某聞古之廉士資送其子有鬻一犬而足者今
犬之殖幾何貧者雖有百犬不以資送鬻也不
鬻則耻之矣耻非其所耻何所不至甚矣俗之
能移人也別紙稱清門羅某何敢不從脫尚未
免芥蒂人言則莫若崇儉以導之令盡去俗
異時資送之來白沙必勿留一塵以累吾自然
幸甚幸甚凡此一聘之費大率不過十金但如
來教則太近俗而惡無文故以釵與幣易之而

自少子集
備以羊酒不審以爲何如

又

別紙乞恕專擅聞老兄近復假館禪林靜坐此
回消息必定勝常耳根凡百所感便判了一個
進退老兄今日此心比諸平時更穩帖無疑否
賤疾幸少脫體但尋常家中亦被聒噪情緒無
歡大抵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
中尊卑老少咸在才點檢着便有不由已者抑
之以義則拂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
當而又無所忤逆亦甚難矣如此積漸日久恐
別生乖戾非細事也將求其病根所在而去之
祇是無以供給其日用諸兒女婚嫁在眼不能
不相責望在已既無可增益又一切裁之以義
俾不得妄求此常情有所不堪亦乖戾所宜有
也

與潘徐二生

去冬得二生手書半月置床頭日一展展時一
發嘆後生所急者何後生所畏者何轉瞬來便

白雲子全集卷三
都望三十四不自激昂不自鞭策將來伎倆
又似拙者模樣耳奈何奈何蕭先生書報潘生
近聘岳家甥女可喜可喜然自是轉多事矣拙
者正在不了中自曉事者觀之未必不以爲憂
也呵呵

與伍伯饒

有牛眠於此意中了了而不能使人信得伯樂
一顧增價十倍甚幸甚幸山人眼家人夢卜人
卜三事不期而合復奚疑謹此馳賀餘不具

與林蒙庵

某啓不聞問久矣忽得手書讀之恍若蒙庵之
登我堂也昔者嘗一造蒙庵於京師則拜蒙庵
今思蒙庵而不見見蒙庵之書則拜其書如對
蒙庵焉嗚呼可勝慰哉賢者之愛人也期於德
不賢者之愛人也期於姑息讀蒙庵之書知蒙
庵之愛我亦如我之愛蒙庵也雖然有甚愛者
有甚憂也蒙庵之愛我甚其於人也則憂僕之
自愛則憂其於人也則否憂其憂無憂人之愛

其亦有以異乎蒙庵官于朝也則行乎朝僕之
居山林也則行乎山林蒙庵欲以其道施諸人
僕猶未免於自治其不能無憂一也在已在人
則殊耳梁石時可之憂在已者而亦爲人憂克
恭則舍其在人者以自憂是三人者僕皆有慕
焉而其憂不同又何怪乎出處之殊也蒙庵所
稱胡提學亦如蒙庵之憂者也彼其意以爲古
之道不徵於今則人不信不信民弗從是固憂
時者之所圖也其爲人也雍容平恕樂善而忘
勢其於僕也有一日之雅焉僕之得譽於提學
苟非其爲人之急亦朋友相好之私耳非提學
之心本然也蒙庵置之勿言可也古之爲士者
急乎實之不至今之爲士者急乎名之不著周
子曰實勝善也名勝耻也僕竊願與諸公共勉
焉若無往來音問之有無各隨所感應之宜疏
疏宜數數不過乎情不弛乎敬惟當乎時義焉
耳此之謂易也必曰我無利乎彼我勿言不可
也持此以廣蒙庵之意何如

與時矩

先生門人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闢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為牛。馬自為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烏乎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畧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

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又

某慰言。四月二十五日。得黎三報。悲惋連日。太夫人一旦厭世。時舉不牽。遭此痛極。奈何奈何。今日之慟。昔日之思。何者為怨。何者為憾。縱浪大化。此往彼來。吾將校計其短長。非耶。溝填壑。委在我者。一切任之。而獨留情於水菽。非耶。賢者力行已志。惟恐一事不底於道。其能合於親

者幾何吾重爲時舉悲之老病支離不供走吊
惟強粥自大不宜

又

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是儻侗與吾儒似
同而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
精也如此辭所見大體處了了如此聞者安能
不爲之動但起脚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
的便日用間種種各別不可不勘破也拙和一
首奉去可一閱更將中庸首尾緊要處沉潛要

見著落却還一字也獻章書與時矩

與謝伯欽

聞子酣於鬪矣老衰無能爲援請竭端末利害
爲子籌之知貪得之爲害絕禍於未形上策也
不役一錢不損一人以直道爭之官府失得付
之於數必不已而與之均焉中策也損財以爭
而家日耗殺人以爭而冤日積僥倖錙銖難得
之利自遺鈞石不測之憂此下策也若能歸咎
於已舍之勿爭以分產悉推諸弟清修苦節以

立於世如子才不出十年天下皆服其義而仰
其德令聞洋洋播於四方輝光赫赫流于無極
視平生不得意處如秋風之振木葉零亂脫落
無復芥蒂之蹟因敗成功此又策之奇者也諸
策惟上策省力而易行然已無及矣其餘可否
更請擇之

又

葫蘆甚美山厨得此免乞憐之瀆感感聞近欲
遷居木洲求靜可喜可喜然未若北角就田而
家充便也韓子云恨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
去煩入靜當亦有漸乎未間閑來一話

與潘舜絃

儀禮一書訛缺板多一經先生與黃大理手校
便爲完帙野人平生際遇未有如此奇者敢不
拜賜空山深夜兀爾一榻撫卷即如對面耿耿
達旦

與庠中諸友

春初承諸君枉顧屬有哀事既不獲披接又不

果以時還謝多罪多罪近按察胡先生過白沙
青燈叙舊之餘輒及此方人士惓惓以為已之
學望諸君甚盛意也某親領誨言不勝感感尋
欲與諸君共言之賤疾固未及諸君方急於秋
試區區迂闊之談恐難驟聽然又不敢淺窺諸
君而謂吾言之無益而不言也謹此奉瀆萬一
諸君之留意焉

與僧文定

僧文定嘗參學四方坐關於觀音山三年蓋廣
僧中之知者也偶以事繫縣獄慮是非之不見
察也懇予為白之予以邑主楊侯公明必不妄
加害於無罪之人予嚴干諸人之戒久不可破
文定從西方之教苟有得焉則能以四大形骸
為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安能使
吾戚戚哉示以是詩一戒持來三十年何曾長
揖長官前山僧若了西來意不把形骸乞世憐
慰馬默齋喪子

吾子得數之奇孰與孟郊孟郊產三子哭之連

日今吾子之哭凡幾抑又有不盡同者焉郊爲詩盡泄天地鬼神之秘而不爲造物所予不知其後何如吾子厚積陰德終必有鳳雛麟種降爲家寶此未足深惜也

慰鍾五

令兄竟爲泉下客矣足下當甚悲痛令兄今生幾何矣眼中如此逝者不少又何足怪但人未死前一日誰肯信著此事終日勞勞而不自足及至死時便無可主張亦可悲也已拙疾未由奔慰謾徃此紙惟足下亮之

與林時表

時表而代而父侍奉大夫人几筵何得舍朝夕奠而來應試老朽聞之竟日不樂欲致一書計已無及於事遂不果比發去兗州計否褒弟去冬死北京果然惜哉適得尊甫翁濟寧四月望日發來手書進退不能無遺憾矣奈何奈何老母塋封甫畢未由遣人致慰幸亮區區緝熙行時云到部須求便養而自去冬謁選至今年春

四越月矣授以山東兗州府教授然後奏請便
親冢宰不許前此何不引例告選司當言而默
欲焉待哉舉措如此謂之不濡滯人孰信之宜
其不見許也中間揀選冢宰見怪假令不病將
不計其不便於養而就選耶自古進退不決於
內則其形於外依違可否之間而欲人之不我
疑不可得也烏乎惜哉

少子全集卷之三 終

